



育教的愛績

著者格德孟

譯者陳可見

版出處書期開

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五初版

續愛的教育

平精裝實價大洋一元四角
(實價不折不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不 許 翻 印 著 者 孟 德 格 雷

譯 者 夏 明 尊

發行者 杜 海 生

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所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九五四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五四
北平鶴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里
漢口陽明樓
湖北街金城

開明書店

譯者序

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（考萊）譯本出版以來，頗為教育界及一般人士所樂閱讀。讀者之中，且常有人來信，叫我再多譯些這一類的書。朋友孫復工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人。他遠從東京寄了這書的日譯本來，囑我翻譯。於是就發心譯了，先在教育雜誌上逐期登載。這就是登載完畢以後的單行本。

原著者的事略，我尙未詳悉，據日譯者三浦闢造的序文中說，是意大利的有名詩人，且是亞米契斯的畏友，一九一〇年死於著此書的桑·德連塞海岸。這書對於意大利民眾會給與強大的刺激，當代怪傑牟梭利尼據說亦會從這書受到多大的感化的。

這書以安利柯的舅父白契為主人公，所描寫的是自然教育。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，是感情教育，軟教育，而這書所寫的卻是意志教育，硬教育。愛的教育中含着多量的感傷

性，而這書卻含着多量的興奮性，愛讀愛的教育的諸君，讀了這書，可以得着一種的調劑。

學校教育本來不是教育的全體，古今中外，儘有幼時無力受完全的學校教育而身心能力都優越的人。我希望國內整千萬無福升學的少年們能從這書獲得一種慰藉，發出一種勇敢的自信來。

十九年二月四日
記於泥窩

目 次

譯者序..... 三

第一

一 安利柯的失敗..... 一

二 去吧..... 五

三 自然的懷裏..... 八

四 大海樣襟懷的舅父..... 一〇

第二

一 舊父的學校..... 一五

二 拉普蘭特產的大麥..... 一九

三 大麥 夏水仙 百刁柏 二二

第三

一 遠足與舅父的追懷 二七

二 決心 三五

三 善行歷的作法 三七

第四

一 犬與人 五三

二 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 五九

第五

一 舅父的感慨 六二

二 糊塗侯爵的故事 六六

第六

- 一 甚麼是作文題 七二
二 這才是作文的好題目 七三
三 想吹熄太陽的小孩 七七

第七

- 一種詩的人 八〇

- 全世界的紀念 八三

- 珍重的手帕與襪子 八六

第八

- 一 紀念的草木 九一

- 二 解語的草木 九三

- 三 美麗的賽爾維亞 九六

- 四 威尼斯的金幣與牻牛兒 九七

- 五 可愛的耐帕爾柑與深山之花 一〇四
 六 猪肉饅頭與悲情的追懷 一〇七
 七 別怕死 一一六

第九

- 一 偉大的國民性的大教訓 一一九
 二 獨立自尊 一二六
 三 高尚的精神 一二九
 四 歷史的精神 一三三

第十

- 一 不知身分 一三四
 二 幸福在何處 一四二

第十一

一 檸檬樹與人生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
二 一切的人都應是詩人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
第十二

一 伊普西隆耐的偉大行爲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二 美的感謝……………一六六

第十三

一 不幸的少年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
二 不知恩……………一七七

第十四

一 海波……………一八二

二 人生之波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三 知人……………一八九

第十五

一 真的職業須於兒時選擇 一九五

二 錯誤的生活 一九八

三 須自知 二〇〇

第十六

一 書信 二〇四

二 當日的日記 二〇八

三 臨別的散步 二一二

第十七

一 序言 二二七

二 關於職業 二二八

三 農夫 二二三

大 目

四 船夫	二三八
五 商人	二四二
六 工業家	二四六
七 藝術家	二四九
八 技師	二五八
九 法律家	二六二
十 醫生	二六八



الآن أستطيع أن أكتب مقالاً ملماً في المدرسة، لأنني أستطيع أن أكتب كل ما أريد، وأنا سعيد جداً لأنني أستطيع أن أكتب ما أريد.

尤歡喜地理與歷史。羅馬大帝國由小農村勃興的史談咧，愛國者格里勃爾第的事蹟咧，文藝復興期詩人藝術家的情形咧，都使安利柯歡喜得甚麼似地。

安利柯用功地理歷史，上了癮了，光是學校所授的那些不能滿足，一回到家裏，就尋出大人所讀的歷史書來，讀到更深。

但是，那是大人所用的書，自然艱深，常有許多不能懂的。忍耐了熱心讀去，讀到夜深，渴睡來了，常至於伏在書上熟睡，自己也不知道。

父親知道了這情形，會這樣地注意安利柯：

「安利柯，你不是用功過度了嗎？昨夜你是在書上伏了睡到今晨的吧，從黃昏一到位子上就睡着了哩！用功原要緊，但如此地用功，是有害身體的。這樣地把身體弄壞了，所用的功也歸於水泡，結果與怠惰的沒有兩樣。身體弄壞了，甚麼事都做不成。你現在正是要緊時期呢，十四歲的血氣旺盛的少年，如果一味讀書，至於要在案上昏睡，將來身體壞了就要一生成爲廢物的。先生說你在學校中成績最好，我聽了原快活，但與其你這樣過

於用功把身體弄壞，寧願你強健地成長啊！」

被父親熱心地這樣一說，安利柯也覺得不錯。父親又說：

「安利柯！夜間好好地睡，在日中用功啊！無論甚麼，過了度都不好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所以，夜間八時睡了，朝晨太陽未出時起床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安利柯遂依了晚間八時就寢的約束。

可是安利柯不得不地歡喜用功，毫不運動，每日每日只是讀書。竟至連先生所不知道的歷史上的事，也知道了，弄得同學們爲之喫驚。

不料，果應了父親的豫料，學年試驗一完畢，安利柯身體有了毛病了。

最初，醫生診斷爲胃腸加答爾，後來竟變了腸窒扶斯，並且連氣管也有了毛病，三四週中只能飲些牛乳，仰臥了動彈不得，苦楚萬分。

經過六十日後，勉強起了牀，蹣跚地踱進自己的書房裏對鏡一照，那瘦削蒼白的臉，連自己也幾乎不認識了。

不但如此，想要踏上樓梯去，腳就悸動不穩，眼睛發暈，幾乎像要跌下來的樣子。照這情形，自己也覺得非再大大地休養不可了。臥在牀上，略遇寒風，就立即咳嗽，而且一味臥着，感到厭倦。打起呵欠來，連下巴也懈得似乎會脫掉。「身體弄得如此不好，真沒趣啊！」安利柯這才恍然覺到了。

在病牀中，春去夏來，到了秋天，還未有跳起身來的氣力。有一日，安利柯想散散步，走到庭間徘徊着。忽而接連起了三四度的咳嗽，雖是少年，卻不得不像老年人的屈了腰把手帕抵在口頭，等咳嗽停止。

等咳嗽止了去看那手帕時，有着紅紅的東西。安利柯嚇驚了。想到自己或將死於這病，不禁立刻悲哀起來，簌簌下淚。

「去把這手巾給母親看吧。」也曾這樣想。及想到優柔的母親見了不知要怎樣驚

慌，於是拿到父親那裏了。

父親見了笑說：「那裏，這是鼻血哩，不要緊！」

說雖如此，父親爲了不放心，請了市中有名的醫生來替安利柯診察。醫生說：

「用不着擔心，不過，肺音略弱，一不小心，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，說不定會變成真病哩。」

「如何？安利柯！你非成好好的人物不可，如果身體弄壞，一生就完了。率性把學校暫時停了去和山海森林爲友吧。這樣，身體就會好來的。」父親說。

安利柯也覺得身體要緊，說：「是，就這樣吧。」

二 去 吧

過了幾日，父親對安利柯這樣說：

「你從此要親近自然把身體弄強健哩。」